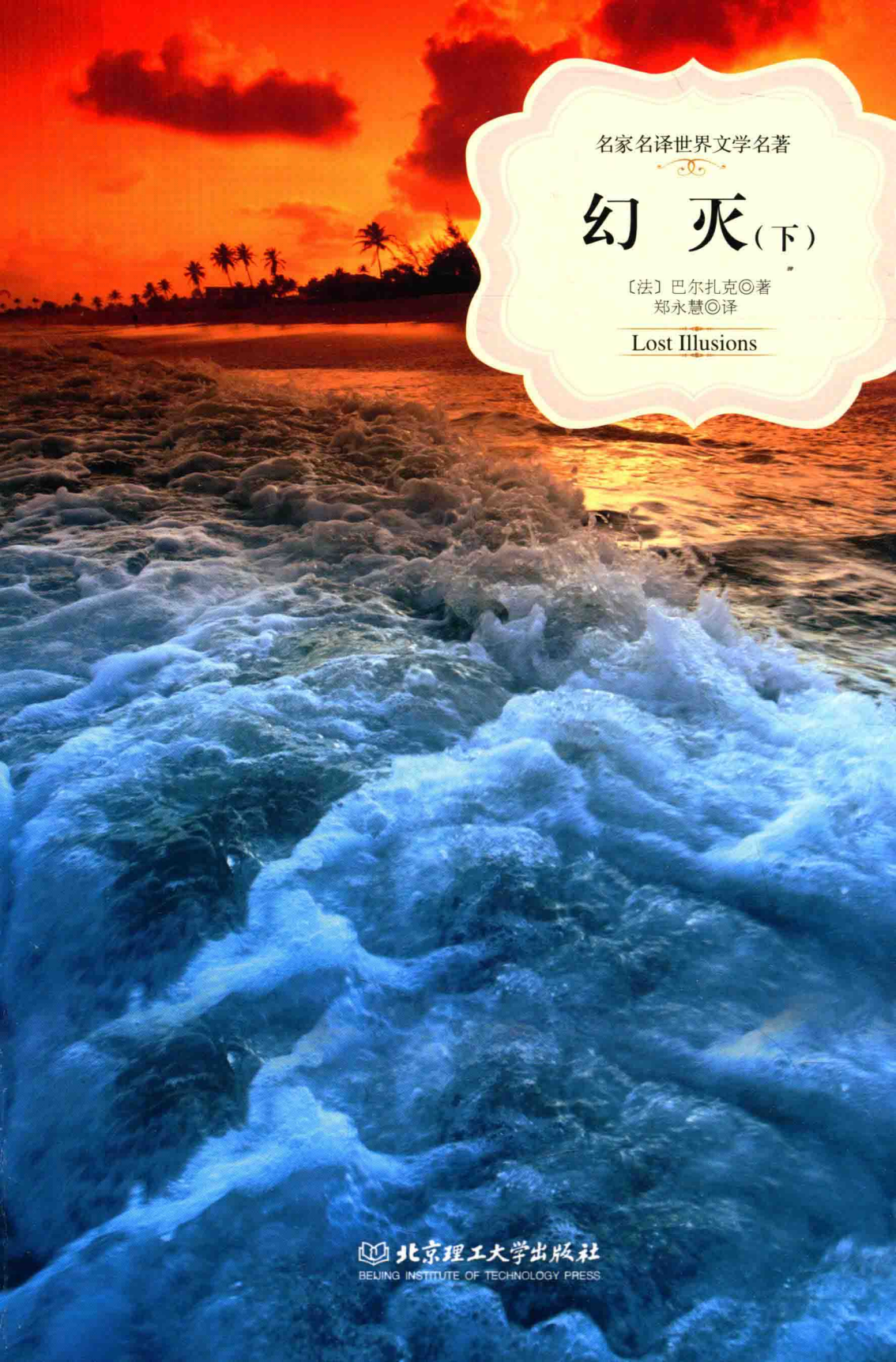




名家名译世界文学名著

幻 灭(下)

〔法〕巴尔扎克◎著
郑永慧◎译

Lost Illusions

名家名译世界文学名著

幻 灭 (下)

〔法〕巴尔扎克◎著
郑永慧◎译

Lost Illusions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RESS



转移阵地

第二天早上，吕西安在科拉莉的百般抚爱中醒过来。女演员对他百倍地温柔和热爱，仿佛想用感情上的财富，补偿新居的贫困似的。她那天美得迷人，一些头发从绞皱的头巾下面露出来，皮肤又白又鲜艳，眼睛充满笑意，说话快活得像朝阳从窗口射进来，使这间贫困而又可爱的房间洒满金光。房间相当得体，糊着水绿色镶红边的花纸，有两面镜子，一面在壁炉上面，另一面在五斗柜上面。一条旧货地毯，把光秃而寒冷的方砖地掩盖住了，那是贝雷尼丝不听科拉莉的劝阻，用她自己的钱买的。两个情人的衣服就放在有镜子的衣橱和五斗柜里。桃花心木家具都罩着蓝布面子。贝雷尼丝从这场大劫中救出来一只座钟，两只瓷花瓶，四副银餐具和六只小羹匙。饭厅在卧室前面，布置得同年薪一千二百法郎的雇员家里差不

多。厨房在楼梯平台对面，上面阁楼是贝雷尼丝的卧房。房租每年不超过三百法郎。这座外形凶恶的房子有一个让马车出入的大门，其中一扇门扉已经被堵死了，改作守门人的住所，开了一个窗户，让他可以监视十七家房客。这种蜂窝照公证人的说法，叫作有收益的房子。吕西安发现了一张写字台，一把靠背椅，墨水，羽毛笔和纸头。贝雷尼丝很高兴，因为她相信科拉莉在体育剧场一定成功，科拉莉也很高兴，因为她在看台词，那是用蓝缎带订的一小册。她们俩的兴高采烈把酒醉刚醒的吕西安所有的忧愁和烦恼全部驱逐干净。

他说：“只要上流社会不知道我这次跌跤，我们就有办法。不管怎样，我们还有四千五百法郎！我去保王派报纸里好好利用一下我的位置。明天《觉醒报》就要创刊；现在我熟识新闻界了，我要好好地干一下！”

科拉莉在这些话里只看见爱情，她吻了说这些话的嘴唇。这时候，贝雷尼丝已经把桌子挪近火炉，放上几样家常菜作为早餐：炒蛋，两块猪排，奶油咖啡。有人敲门。进来了三个真正的朋友：德·阿尔泰兹、莱昂·吉罗和米舍尔·克里斯蒂昂。吕西安既惊讶又非常感动，请他们一起吃早餐。

德·阿尔泰兹说：“不必客气，我们来不是单纯的慰问，有更重要的事情找您。我们从旺多姆街来，那里发生的事情我们全知道了。您是知道我的政见的，吕西安。在另外的情况下，我会很高兴看见您采取我的政治立场；可是您为自由派的报纸写过稿子，您忽而转到极端派队伍里来，这就不能不玷污您的人格，使您的生平蒙上污点。我们来的目的，就是以我们友谊的名义，不管这友谊是否已经淡薄了，请求您不要玷污自己。您攻击过浪漫派、右派和政府，现在您不能反过来为他们辩护。”

吕西安说：“我这样做的理由是根据高明的想法：只要能达到目的，

任何手段都是正当的。”莱昂·吉罗说：“您也许不了解我们所处的局势。政府、宫廷、波旁王族、专制主义派，或者，用一句话来概括一切，所有反对立宪政府的组织，尽管对于镇压革命所采取的方法不同而分成许多派别，至少有一点是完全一致的，那就是必须取缔报纸。《觉醒报》《闪电报》《白旗报》之所以创刊，目的就是回答自由派报纸的诽谤、谩骂和嘲笑。我不赞成这样做，正因为我们神圣的职务遭到了否定，我们才去创办一份有尊严而严肃的报纸，在很短期间就能产生影响，人人尊敬而且享有权威。”说到这里吉罗又加进一番话，“保王党和政府派的炮火是报复的第一步尝试，为的是对自由党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吕西安，您认为结果会怎样？报纸的订户大多数是左派。舆论跟战争一样，总是人多的一边得胜！你们就成为无耻的人、说谎者、人民公敌；你们的对手却成为幸福的保卫者、正直的人、殉道者，虽然也许他们比你们更虚伪，更坏。这种方法助长了报纸的有害影响，因为它将报纸最丑恶的行为合法化和圣洁化了。谩骂和人身攻击变成了报纸的一项公权，行使这份公权是为了订户的利益，而且作为既决案件不可推翻，双方都加以采用。等到害处全部暴露以后，为了贝里公爵被刺而颁布的、议会开会以后停止执行的限制和禁止报纸的法令，以及新闻检查又要恢复。您知道法国公众对这场论战得出怎样的结论吗？他们同意自由党报纸的启发，相信波旁王族想夺回大革命已取得的物质成果，他们总有一天要起来将波旁家族赶走。您不仅使您的一生蒙上污点，而且您总有一天会落到失败的阵营里。您太年轻，到新闻界的日子不长，对阴谋诡计认识不多，惹起嫉妒您的人太多了，只怕难以抵挡自由派报纸对您群起而攻之。您必然卷入党派斗争的怒潮中，这些党派至今还在发高烧哩，只不过他们退烧以后，一八一五和一八一六年的暴行就会转到思想方面、议会的唇枪舌剑和报纸的笔战方面。”

吕西安说：“朋友们，我不是你们想看到的冒失鬼和诗人。不管发生什么事，我都会得到一定的利益，那是自由党人的胜利所不能给我的。你们将来胜利了，我的大事早已成功了。”

米舍尔·克里斯蒂昂笑着说：“那时我们就割下您的……头发。”

吕西安回答：“那时候我有了后代，即使割掉我的脑袋，也等于什么都没有割。”

三个朋友对吕西安不理解，他们不知道自从吕西安同上流社会搭上关系以后，他的贵人傲气和贵族虚荣心已经上升到了顶点，他是有缘由的，因为他的美貌和他的闻名，加上德·吕邦普莱伯爵的姓氏相封号，就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德·埃斯巴夫人、德·巴热东夫人和德·蒙科尼夫人牵着他的鼻子，就像儿童用一根线拴着一个金壳虫一样。吕西安再也飞不出这个固定的圈子。三天以前有人在德·图什小姐客厅里说过吕西安：“他是我们的人，他的思想很正确！”

这些话使他感到极度兴奋，还有许多人的恭维话，像勒农库、纳瓦兰、格兰利厄几位公爵、拉斯蒂涅、布隆代、漂亮的德·莫菲利涅兹公爵、德·埃斯格里尼翁伯爵、德·吕波，以及保王党中最有势力和宫廷中最得宠的人，他们的恭维使他陶醉。

德·阿尔泰兹说：“算了吧，一切话都说完了。你比任何人更难于保持清白和自尊。我知道你这个人，等到对你忠心耿耿的人也要看不起你的时候，你就非常痛苦了。”

三个朋友辞别了吕西安，并没有同他友好地握手。吕西安呆呆地愣了一会儿，若有所思，闷闷不乐。

科拉莉跳到吕西安的膝盖上，用鲜艳的手臂搂着他的脖子说：“不要管这些傻瓜，他们对人生过分认真了，其实人生只是一场戏。而且你马

上就要变成吕西安·德·吕邦普莱伯爵，在必要时我可以牺牲色相去勾搭一下掌玺部的官员。我知道怎样对付那个色狼德·吕波，是他负责早日颁发你的诏书的。我不是对你说过吗，在需要多一块阶石来帮助你抓住猎物时，科拉莉的尸首可借你使用？”

第二天，吕西安让他的名字列入《觉醒报》的撰稿人名单。他的名字被宣传小册标榜为一个胜利。政府将小册子印发了十万份。吕西安参加了庆功宴，一连吃了九个钟头，地点在罗贝尔餐厅，离弗拉斯加蒂赌场只有两步远。同时参加的有保王党新闻界的要人：马丹维尔、德斯坦，以及一大群还活着的作家，照惯用的说法，他们已经跟君主政体和教会勾搭上了。

埃克托尔·梅兰说：“我们要给他们一点颜色看看，这些自由党人！”

拿当说：“我们要对他们宣战，就应该认认真真地干，我们放的枪弹不能是软木塞！要攻击所有古典派和自由派的作家，不分年龄和性别，全把他们归入我们笑骂的行列，绝不宽恕。”拿当既然想在戏剧方面发展，就认为与其同当局作对，不如站在当局一边，因此他也投入了保王派的阵营。

“我们必须廉洁自律，不要为出版商的样书、礼品和金钱所诱惑。我们要振兴新闻事业。”

马丹维尔说：“好啊！正直的人拿定主意是不会动摇的！我们必须冷酷无情而且心狠手辣。我要揭穿拉斐特的真面目，他是吉尔一世^①！”

吕西安说：“我嘛，我负责处理《宪政报》的英雄们，梅西埃中士，

① 拉斐特是法国大革命初期的将领，后变成反革命。吉尔是滑稽剧中愚昧而胆小的丑角。

儒依先生的《全集》，和赫赫有名的左派议员们！”

清晨一时，编辑们一致通过打一场你死我活的战争，火热的潘趣酒把他们之间的分歧和各自的意见都淹没了。

浪漫派中最有名的一个作家在饭店门口说了一句话：“我们为专制政体和教会说话过分拘泥于清规戒律了。”

这句有历史意义的话，被一个参加宴会的书商泄漏了，第二天出现在《明镜报》上；可是说话的人变成了吕西安。这个变节行为变成了一根导火线，引发了自由党报纸上一场吓人的吵闹，吕西安成了他们的眼中钉，被骂得体无完肤：他们说他的十四行诗到处碰壁，他们使公众都知道多利亞宁愿蚀掉三千法郎也不愿意印出他的诗集，他们管他叫没有诗的诗人！

一天早上，就在他光辉地发表处女作的那份报纸上，他读到了下面一段文字，这是专门写给他看的，因为公众不可能理解这种恶作剧：

多利亞坚决不肯印行法国未来首席大诗人的十四行诗，我们作为敌人，却非常慷慨愿意让出一部分篇幅给这些妙趣横生的小诗。下面一首是从作者的朋友那里得来读了可见一斑。

在这个可怕的引言后面，刊登了一首十四行诗，吕西安读后，不由得痛哭流涕：

一棵植物，又瘦又小，容貌猥琐，
忽然一天，从花坛里钻了出来；
照它说，它富丽堂皇的色彩，
总有一天会证明它根基高贵。

大家容忍了它。谁知它恩将仇报，
不久就侮辱比它更出色的姊妹。
它的神气活现激起公众义愤，
要它把身世仔细交代清楚。

它绽开了花。对这朵臭花，
整个花园都嗤之以鼻，齐声怒骂。
最坏的人也没受过这种对待。

花园主人走过，毫不怜惜地折断它。
黄昏时有头驴子在它墓旁哀叫，
因为它只是一棵卑鄙的CHARDON^①！

韦尔努说起吕西安嗜赌如命，并且预言《查理九世的弓箭手》那本书是反民族的，作者站在刽子手天主教徒一边，反对受害者加尔文教徒。过了八天，咒骂越来越恶毒。吕西安想依靠他的朋友卢斯托，因为后者欠他一千法郎，而且同他有秘密协议，想不到卢斯托也变成了吕西安的死敌。事情是这样的：三个月以来，拿当爱上了弗洛莲娜，不知用什么方法可以从卢斯托手中抢过来。在卢斯托的心目中，弗洛莲娜是他的保护神。没有戏约的弗洛莲娜正处于困苦和绝望中，拿当以吕西安的合作者的身份去见科拉莉，恳请她约请弗洛莲娜在拿当编的一出戏里担任一个角色，拿当负责介绍弗洛莲娜进体育剧场，作为编剧向戏院提的一个条件。野心勃勃的

① Chardon意思是蓟草，发音与吕西安的姓相同，是“夏尔栋”。

弗洛莲娜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她观察卢斯托已经有相当日子。拿当是文坛和政坛上的野心家，既有能力，又有追求，而卢斯托的意志都被他的恶习消磨尽了。女演员想再度出山，重现异彩，就把玛蒂法的情书交给拿当，拿当叫玛蒂法用斐诺渴想的六分之一报纸股权来赎回信件。于是弗洛莲娜在上城街上有了一套豪华的公寓，当着整个报界和戏剧界的面接受拿当的庇护。卢斯托受到这件事的残酷打击。朋友们为了安慰他，请他吃饭，他竟在宴会结束前大哭一场。在宴会上，朋友们认为拿当是严格地按规则斗争的。有几个作家，像斐诺和韦尔努，早已知道拿当热恋着弗洛莲娜；可是大多数人认为吕西安是使用不正当手段撮合这件事的，他违背了朋友之间神圣的原则。党派观念和想帮助新朋友的意愿，使吕西安这个保王派的新党员成为无可原谅的人。

比西乌大声说：“拿当是受了爱情魔力的驱使；而布隆代称之为外省伟人的家伙，却完全出自盘算！”

因此吕西安这个混进来的异己分子，这个想吞掉全世界的小坏蛋是死定了；大家一致同意而且深思熟虑要除掉他。向来憎恨吕西安的韦尔努，负责对吕西安穷追不舍。为着避免交给卢斯托三千法郎佣金，斐诺赖吕西安将对付玛蒂法的秘密告诉拿当，使斐诺没有赚到五万法郎。拿当听了弗洛莲娜的忠告，为了保住斐诺的支持，只收了一万五千法郎就将六分之一股权卖给他。卢斯托损失了三千法郎，决不原谅吕西安给他造成这么巨大的经济损失。自尊心受到损害，又被金钱一氧化，就无法治愈了。



弄神捣鬼

作家的自尊心受到伤害以后所产生的愤怒，或者是他们被嘲讽的毒箭射中时所表现的精力，是任何语言、任何绘画都无法表达出来的。那些受了攻击而鼓动精力奋起抵抗的人，很快就会倒下来。那些头脑冷静、把恶毒咒骂的文章置诸脑后的人，才真正舒展出一个作家的勇气，因此弱者初看起来像强者，可是他们的抵抗只存续一段时间。头半个月，愤怒的吕西安写了一大堆文章，像落冰雹似的刊登在保王派的报纸上。他是和埃克托尔·梅兰两人分担着保王派报纸的批评重任的。每天他在《觉醒报》的办公室里，用尽全部精力向敌人开火，唯一没有私人目的而支持他的只有马丹维尔。人家也不让马丹维尔知道，敌对两派记者有友情的秘密联系，他们在茶余饭后谈笑之间，或者在木廊商场多利亚的店里，或者在戏院后

台，彼此之间有过默契。吕西安到滑稽歌舞剧院的休息室去，没有人当他是朋友，只有保王党人同他握手；而拿当、埃克托尔·梅兰、泰奥多尔·加亚尔却不知羞耻地照样同斐诺、卢斯托、韦尔努以及几个绰号为“老好人”的记者亲亲热热。那个时代，滑稽歌舞剧院的休息室是文坛诽谤的集散地，类似妇女的闺房，各党各派的人、政客和官僚都可以去。在某个会议室里，法院院长责骂一个同僚不该到戏院后台，说那是斯文扫地，被责骂的法官后来在滑稽歌舞剧院的休息室碰见院长，那真是斯文扫地对斯文扫地。卢斯托终于同拿当握了手。斐诺几乎每晚都到这儿来。吕西安有空的时候，也到这儿来研究敌人的意向，这个可怜的孩子只从敌人身上看到无可调和的敌意。

那时候，党派门户之见所产生的敌意比今天严重得多。如今发条先是上得紧，最后都松散开来。今天的批评家扼杀了某人的作品以后，仍然向他伸出手去：被害人应该拥抱害他的人，否则就要受到猛烈的嘲讽。一个作家如果拒绝这样做，就会被人说成是不合群，难以相处，盛气凌人，无法接近，心胸狭隘，容易记仇。今天，一个作家被人背信弃义地在背上刺了一刀，他躲过了别人用卑鄙的伪善给他造成的圈套，或者吃了最恶劣手段的亏，会听见凶手向他问好，而且表示应该得到他的尊敬，甚至他的友谊。在美德变成罪恶，有些罪恶被树为美德的时代，一切都能原谅，一切都可解释。友谊成为自由当中最神圣的一种。意见绝对相反的领袖，说话都很温和，刻薄话也很客气。在那个时代，如果我们还记得的话，要有勇气才能使某些保王党作家和几个自由党作家在同一间剧院里出现。他们的眼光好比子弹上了膛的手枪，听得见充满深仇大恨的挑衅声，最微小的一点火花就能挑起一场争吵。左右两派都有几个特别受攻击的人，他们进场时谁没有见过邻座看客破口大骂的？当时有两个党派，保王党和自由党，

浪漫派和古典派，同一仇恨的两种形式，这种仇恨可以使你理解国民公会的断头台。吕西安开始时是狂热的自由派和伏尔泰的信徒，现在变成了狂热的保王党和浪漫派。压在当时自由党最憎恨的人马丹维尔身上的敌意，也压到了吕西安身上。因为马丹维尔是唯一热爱和呵护吕西安的人。他的友谊害了吕西安。党派对它们的岗哨是无情的，它们轻易抛弃失落潦倒的伙伴。尤其在政界，想成功的人非跟着大队人马走不可。小报的主要坏主意是把吕西安和马丹维尔合在一起攻击。自由党将他们一个推到另一个的怀抱。这番友谊，不管是真是假，使他们两个招来韦尔努无数恶毒的文章。韦尔努对吕西安在上流社会获得成功恨得要死，而且他同吕西安的所有旧友一样，以为诗人不久就要高升。因此所谓诗人的叛变，便被添加了许多严重的情状，使其显得更加恶劣。吕西安被称为小犹大，而马丹维尔则被称为大犹大，因为有人指控，不管有无理由，马丹维尔曾经带领外国军队走过佩克桥。吕西安笑着回答德·吕波，说他自己的确曾经将驴子带过了桥。吕西安的奢华生活，虽然是空架子而且建筑在未来的希望上，仍然惹怒他的朋友们，他们不能原谅他的高车骏马，认为他始终坐着马车，也不能原谅他在旺多姆街的富丽堂皇的场面。他们全都本能地感觉到，一个漂亮的青年，聪明风趣，已经被他们教坏了，会达到目的的，因此他们想打倒他，必须采取一切手段。

科拉莉在体育剧场登台的前几天，吕西安同埃克托尔·梅兰两人手挽着手走进滑稽歌舞剧院的休息室。梅兰埋怨吕西安在弗洛莲娜事件中帮了拿当的忙。

“您让卢斯托和拿当两人成了您的死敌。我给了您很好的忠告而您没有利用。您赞美别人，为别人做好事，您的善行将残酷地受到惩罚。弗洛莲娜和科拉莉两人同在一间剧场，是永远相处不好的，她们一个想胜过另

一个。您只有我们的报纸可以为科拉莉出力，而拿当呢，除了剧作家的有利地位以外，在剧评方面还有自由党的报纸受他支配，而且他在报界的时间比您长。”

他这句话恰好说中了吕西安的秘密心事。他发觉拿当和加亚尔对他都不能坦诚相见，他是有权利要求人家对他推心置腹的；但是他不能抱怨，他改变阵营的时间并没有多久！加亚尔压他，说新党员要经过长期的考验才能得到党的信任。吕西安在保王党和政府的报纸内部发现他从来没有想到过的嫉妒，这种嫉妒是人们在面对一只可以分享的蛋糕时暴露出来的，嫉妒使他们变得同群犬争食一样，发出同样的咆哮声，露出同样的态度、同样的性格。这些作家使尽阴谋诡计，在当局面前互相攻击，互相指责对党不够热心；为了排除一个对手，他们想出最卑鄙恶毒的办法。自由党没有什么内部争吵的题目，因为他们远离权贵，并不得宠。吕西安看出保王党内部有一个错综复杂的野心织成的网，他既没有相当的勇气拔出剑来斩钉截铁地解决难题，也没有相当的耐心去理出头绪，他既不能当他那个时代的阿雷坦，也不能当博马舍或者弗雷隆，只能守着自己的唯一愿望，那就是诏书到手，这意味着他能攀上一门好亲事。他的前程全靠运气，再加上他的俊美容貌的帮助。卢斯托原来十分信任他，将他心中的秘密知道得一清二楚，懂得怎样一击可以打中诗人的要害。因此，那天梅兰带吕西安去滑稽歌舞剧院的观众休息室时，卢斯托为吕西安设下一个可怕的陷阱，让他跌下，摔倒了。

斐诺同德·吕波在吕西安面前谈话，他拉着德·吕波，假装亲热地握了吕西安的手，说：“我们漂亮的吕西安来了。我从来没有见过像他这样一帆风顺的人。”他一边说一边轮流望着吕西安和德·吕波，“在巴黎，好运气有两种，一种是物质方面的，那就是人人都可以积聚的金钱，另一

种是精神方面的，社会关系，地位，进入某些人无法进入的社会，我的朋友……”

“我们的朋友。”德·吕波抢着说，十分友好地向吕西安望了一眼。

“是，我们的朋友。”斐诺边说边拍着吕西安的手，“我们的朋友在这方面有了了不起的成就。说真的，吕西安比嫉妒他的人有更多的方法，更多的聪明才干。外加他长得十分俊美，他的旧朋友们眼红他的成功，说他是运气好。”

德·吕波说：“这种运气永远到不了傻瓜和饭桶头上。试问，拿破仑能说是运气好吗？在他以前，统率过意大利方面军的将领有二十多个，正如现在有上百个年轻人想踏进德·图什小姐府上，而交际场中已经把她视为您的女人了，亲爱的！”德·吕波拍了拍吕西安的肩膀继续说，“啊！您受到了非同一般的宠爱，德·埃斯巴夫人、德·巴热东夫人和德·蒙科尼夫人都迷上了您。您不是今晚要参加菲尔米亚尼夫人的晚会吗？明天，您不是要到德·格兰利厄公爵夫人的盛大交际会里去吗？”

吕西安说：“是的。”

“请让我给您介绍一位年轻的银行家杜蒂耶先生，他完全配得上您，因为他也在很短时期内挣了一份可观的家业。”

吕西安同杜蒂耶互相打招呼，谈起话来，银行家请吕西安吃饭。斐诺和德·吕波都是高深莫测的人，彼此相当熟识，可以永远成为朋友。他们似乎在继续刚才开始了的谈话。他们让吕西安、梅兰、杜蒂耶和拿当在另一边谈话，自己朝滑稽歌舞剧院休息室里摆着的几张无扶手也无靠背的长沙发走去。

斐诺对德·吕波说：“亲爱的朋友，告诉我事情真相！吕西安是不是真正有靠山？因为我的编辑们最厌恶他，在站到他们一边以前，我要请教

您一下，是否值得破坏他们的计划，帮助吕西安。”

谈到这里，德·吕波同斐诺集中注意力对视了一会儿。

吕波说：“怎么，亲爱的，您以为德·埃斯巴侯爵夫人、夏特莱和德·巴热东夫人肯原谅吕西安对他们的攻击吗？德·巴热东夫人设法使夏特莱补了夏朗特省省长的缺，而且被封为伯爵，正准备胜利地班师回昂古莱姆呢。他们唆使他进了保王党，目的是想摧毁他。今天，每个人都在想方设法来推翻答应过这个孩子的诺言，您也去找一个借口吧！找到了，您就是帮了这两个女人的大忙，终有一天，她们会记得的。我掌握这两个女人的秘密，她们恨这小家伙到这种程度，连我都很惊异。这个吕西安原本可以摆脱他最凶恶的敌人德·巴热东夫人，只要提出一些所有女人都乐于接受的条件就停止他的攻击，您明白吗？他既年轻又长得漂亮，他能用爱情的浪潮来淹没这种仇恨，那么他就会变成德·吕邦普莱伯爵了，墨斗鱼会在国王的宫廷里给他谋到一份差事的，某些清闲的职位之类。吕西安可以当路易十八的漂亮的侍读，或在什么地方当个图书馆员，一个挂名的行政法院审查官，国王的娱乐总管，等等。这个小傻瓜错过了机会。也许这就是人家不肯原谅他的原因。他自己不去提条件，反而接受人家的条件。自从吕西安受骗答应等待国王诏书那天起，夏特莱就前进了一大步。科拉莉断送了这孩子的前程。如果吕西安没有女演员当情妇，他会再去追求墨斗鱼，而且准能追到手。”

斐诺说：“这么说来我们就应该干掉他了。”

“用什么方法？”德·吕波漫不经心地说，他想在德·埃斯巴侯爵夫人面前炫耀自己。

“他有合同约束必须为卢斯托的小报写文章。他现在身无分文，要他写稿更容易。如果掌玺大臣觉得有一篇嘲讽文章是针对他的，而且有

人向他告发文章是吕西安写的，那么掌玺大臣一定认为他不配得到国王的恩宠。为了使这位外省的伟人进一步失去理智，我们已经准备好科拉莉的失败，他会发觉他的情人被人喝倒彩和无戏可演。一旦诏书无限期搁置以后，我们就可以嘲笑他的贵族梦想、他当接生婆的母亲和开药房的父亲了。吕西安是个没有多少勇气的人，他一定会倒下去，然后他从什么地方来，我们就送他回到什么地方去。拿当通过弗洛莲娜将玛蒂法拥有的杂志六分之一股份卖给我，我还能收买纸商的那一份，现在只剩下多利亞同我两个；我们俩可以协商，将这份杂志吸收到宫廷方面来。我之所以呵护弗洛莲娜和拿当，是用买回我的六分之一股权作条件的，他们既然卖了给我，我理应帮他们的忙；可是首先，我想知道吕西安的手中握有多大的胜券……”

吕波大笑说：“您真不愧为老狐狸。好吧，我就喜欢您这样的人……”

斐诺问行政法院审查官：“您能给弗洛莲娜弄到一份永久的合同吗？”

“可以。可是我们得除掉吕西安，因为拉斯蒂涅和德·玛赛不愿意再见到吕西安这个人。”

斐诺说：“放心睡觉吧。拿当和梅兰的文章加亚尔答应篇篇发表，吕西安哪怕一篇也不行，我们这样就断了他的生路。他只有马丹维尔的一份报纸可以自卫和保护科拉莉，一份报纸对抗所有的报纸，他是顶不住的。”

“我会告诉您部长对哪些地方最敏感；可您叫吕西安写的文章，原稿要交给我。”德·吕波回答，他对斐诺根本不提答应吕西安的诏书原来就是一个骗局。